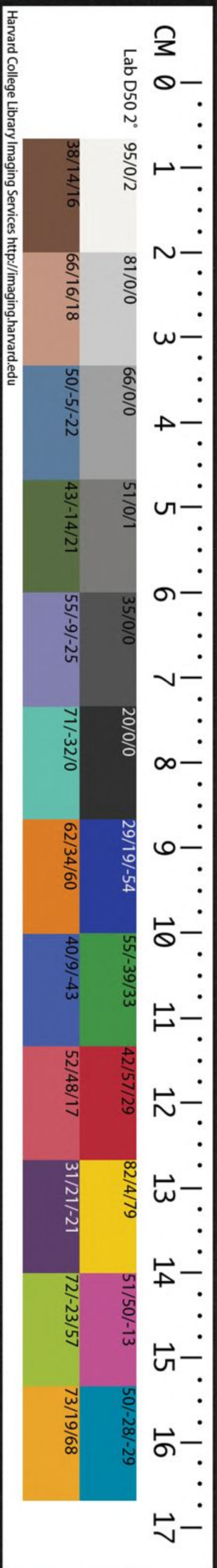


T 2514/827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古今人物論卷之二十一

成帝

臣之始克後官為政行父

臣之始克後官為政行父

臣之始克後官為政行父

臣之始克後官為政行父

臣之始克後官為政行父

臣之始克後官為政行父

臣之始克後官為政行父

成帝

七

古今人物論第十二卷

成帝

甫中

鄭賢

元直

輯

班固

漢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成帝

顧充

明

成帝嗣統變異紛紜在漢世爲特甚而五舅同日封侯王氏一
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五侯僭逼乘輿王鳳尤爲顯恣廷
臣沮氣公論閉口是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復起於漢也帝不能
見形察影以彰新德而較獵於長楊鬪雞走馬擊狐伐兔挺身
晨夜媠媠荒唐使宿衛之士執干戈而守空宮壺闈恣趙禍水
滅火皇后廢黜治道顛錯言之可爲於邑雖儀容穆穆尊嚴若
神於治也何補

王商史丹

班固

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傳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
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才能好事慕名其
勢尤盛曠勢最久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
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導
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
入卧内推至誠犯顏色動寤方乘轉秘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
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
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劉交孫劉向

班固

仲尼稱才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况
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
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焉豈近是乎劉

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畧剖判藝文摠百家之緒
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呼向言山
陵之誠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諫多
聞古之益友與

劉向

楊時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
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
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
世希合而爲之與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與其後與望
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爲群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

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爲盛衰蓋天地之大象也消息盈虧
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
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遠非可以朝升而暮
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
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爲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
之而自爲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
其君未嘗不爲之嘆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
悲夫

劉向

胡寅

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文采表於

後世未易判其優劣以愚觀之向固優於原也向歷事三帝前
經恭顯擅朝後值五鳳專政殺戮忠諫之時上則正言譏刺愾
懃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言有孚周身無闕耶
原則褊介悻直上忤君心下取衆疾昧於不可則止之道怨刺
強聒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離騷之作誠曰妙才向所
擬效固不能及然論篤是與華藻者乎質幹者乎

劉向

王錫命明

宗臣視國不憂其身之晦而憂其國之衰三閭大夫豈不蹇忠
自許而不能與上官子蘭競其短長信而見諛忠而被謗卒稿
于汨羅之中流彼昏不知方且從稚子之請陷虎狼之秦亡身

僂國爲天下笑向之時何時也五侯擅房幃之柄群臣誦申伯
之忠則所謂帝者固已如弁髦而大司馬大將軍已倒太阿而
持其柄矣當其時虐焰滔天姦鋒中人向直以一人彈射于其
間則固彼之樂攻而無難者趙孟韓楊棄市之烈固其萋菲之
成規不則董江都賈長沙之行亦其投杼之遺謀也則雖有洪
範五行之傳將爲殃身之孽雖有十二封事之奏斯爲竄跡之
媒安得以投閒置散之身塞群枉之門而悟君心也然則向之
不爲三閭大夫者固三十年不遷之故哉噫亦足以見向之幸
矣

劉向說苑序

黃輝明

劉向說苑二十篇故亡逸過半曾鞏氏始爲蒐校序而傳之至于今有完說苑者輦力也當周之衰諸子各以其說鳴大要意所欲出激而爲詞詞盛氣厲旁傳事變而自旌于古今之間以必後世之不吾廢乃說苑不然徵事者十九傳意者十一意若不必已創而顧籍事起頗類韓博士嬰之說詩也而其嘒嘒不盡者若曰古固有之來者獨奚而不然吾姑臚列其質而俟之世且自有導澤者而焉用畢予詞爲也山澤之富衡虞之籍飛動指發使人目佃而意漁彼誠遵吾之所爲地而入終不虞乎無所獲而出向之說所爲以苑自名歟而曾鞏氏齟齬焉曰博而不精忘其枉已而徇物夫引繩孔孟下稽子政豈不甚正然

不細論其世而深原其意則吾未知向之必屈也當漢中徵太阿旁落宮鄰金虎雲煜翕訛向自以劉氏宗正拓落不柄事而徒天祿幾幸一言之悟主凡所爲校述數十萬言皆是物也是篇之目首君道次臣術次建本而終之于文質之故大指亦足以觀矣必欲以精微求多于向則石渠同異六籍聚訟人主顧不狎聞之邪夫言不蘄精要之適務旨不蘄微要之中窾人固有莊言而格卮言而入者說在野人之還繫駮也詳向所撫引驂駁談詭誠不一軌于正然遠稱先民下逮耳目其間世代之升降上下之咨陳權奸之專擅諛佞之構煽辨說之移奪亦足以喟然而遠鏡矣惡在其爲徒博邪又按向所自爲奏金孟典

校中書雜事除去重複及繆亂淺薄者條列篇目以類相從爲可觀而已非欲爲一家言明白道術也而輩必譏之至文亦以枉已嗟乎以子政之才稍向色璫戚即不丞相御史大夫容渠不紹父侯邪而踽踽望之堪猛之間孤危自老者何也或曰向誠精忠胡不直以意列上而屑屑繁取以自溺厥指爲曰向諸封事言不啻直矣而且夕不施用懷抱縈紆懣塞而無所出以爲一目之羅不可得爲則多張而廣侯之是以其爲說委蛇汗漫而異其一中益吾觀其所語陳子公者至不得已而自託于騷歌之餘如曰徇漢重而爲漢枉乎即子政其之矣予故重爲序如此

張禹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主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欽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豢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踈豢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伯業之基以安國復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猷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斷之在猷蓋爲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狠是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豢之重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豢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我則未安也周

申伯有孔碩之詩晉康送文侯興如存之

感况太后尚存惟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
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
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
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亾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
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閉於鄭鷓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
欲以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其臣可以范曄為師表
張禹為鑒戒

評 歸罪張禹致王氏亡漢得老吏斷獄法

薛宣朱博

班固

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及
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
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推世主已更好惡異前
復附丁傅稱順孔鄉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
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梅福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紀頹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丹三夫大政雖去而
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
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苟觸天子
網突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主
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

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撻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

評 與梅福而恨漢廷公卿則當時之大臣愧矣

朱雲

王元之宋

朱雲折檻之說凡知書者悉之矣咸謂諫而必折彰忠節也折而不理旌直臣也靜徵厥由孝成未得任賢去邪之道何以旌其直臣哉張禹身為帝師手執國柄一人仰之為規矩諸侯係之為慘舒內不能舉百揆之綱外不能振兆民之領懸邪道若

前旌進巧言如薙纊蒙瞽君視聾暗帝聽錮天下之良臣瘞天下之諫口元延永始之間災青屢見當時識者鮮不以王氏為譏帝乃幸禹之私第諫國之政事問其一言以為模範禹不能陳正道以禦災祥戮佞臣而安社稷反以罕言舍不語怪為正德致成帝無慮王氏益驕洎民出謗辭上有憂色則必整衣冠露著祭卦吉則喜兆凶則悲此豈翊贊之道耶手決覆亡之機躬開弑逆之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于時雲為直臣身在下位觀養之將亂嫉禹之不忠乃蹈白刃之危輕鴻毛之命昂車弗顧宗祧是面請上方劔知不從也冀万一而從之斬佞臣矣折天子檻知失禮矣冀再三而諫之悟時君矣孝成雖聽慶忌

之言不能戮安昌之罪徒存折檻又何益哉向使誅禹於兩觀之前升雲於百工之上邪佞路塞忠諫源開新莽之禍何由而興乎

評 羅隱梅福碑亦是此意

谷永

劉克誨

谷永因變陳戒觸忌犯顏展意而無所避至今讀之琅琅然固名家大疏也當成帝之末時元舅王氏之權重於趙李而王氏包藏積漸之禍深於趙李王太后之威重專制其機不獨在人主也而谷永乃舉一時天變民訛災侵震蝕而當之于人主之一身而以階禍致譴之由舉屬于趙李群小之輩其言蓋有所

校也夫成帝輕身於群小而流酒媠媠卑字亂服其於人主之體褻也甚矣趙李後微賤尊寵天所不饗也既寵其身驕其親屬掖庭炮烙之威椒房玉堂之盛果足以致天怒而昭譴告然其本不在是也王氏席寵世祿招權納賄以奔走天下之人于今三世矣雖以谷永杜鄴之高才咸羅而置之門下此其意將欲收人心以從民望不但已也其所以攻劫朝紳排擠他姓者果為劉氏也耶假斥逐君側之公以成人主孤立之勢藉直言納牖之節以行其漸約群下之威使天地之變感于用人愚以為宜當之於鳳與音也谷永欲吞炭于王氏必不能解衣危論于成帝之前欲墮首于私門必不能剖心刑足于廟堂之上引

王鳳于申伯之列則趙李或可未減于褒姒女也古來奸佞之臣識議足以比聖經文采足以眩人主徃徃依托權倖以成其勢故連章累疏敢于犯人主而不敢以一言忤權奸敢指摘宮閭之密言而不敢汎及于私門之顯惡也谷永處商譚兄弟之間以全其太伯之讓陳金火之變故杜鄴亦因時納說于音而結好王商以成其重以後日食入對乃力攻傳晏丁明同時拜將相之咎而謂外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聞於乎成哀外家之勢豈直丁傳然哉迺若丁傳是又其次也固知此屬皆為王氏謀其敢于極口人主之前而不自危者此亦王氏為之地也甚矣諛人之亂國也

評 讀此論誅奸諛於既死當時外戚之勢不重可畏哉

王昭君

程 宴唐

帝見毛嬙美召延壽責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宮中羨者能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羨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閔天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羨者留之耶陛下以為羨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羨者是不能亂陛下之德也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遷亂耳惡可以彼為羨乎帝

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貨哉

評 若延壽以此對成帝亦將何辭以罪之

哀帝

班固

孝哀自為藩王及克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有令聞睹孝成世
祿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屢誅大臣欲疆主威以則武宣
雅性不好聲色時覽下射武戲即位痿痺末年寢劇享國不永
哀哉

哀帝

蘇轍

哀帝自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權
奪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既而傳太后

侵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罷任幸臣董賢位至三
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疵之
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方其訓之二
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

平帝

顧充明

哀帝既崩太后尊寵王莽迎立平帝莽繼四父專操國柄知漢
中外殫微生其姦心改風俗更制度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誦事
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意而挈劉氏之天下玩弄於
掌股之上斯時也龔邴辭職而去逢萌掛冠而逃梅福棄家而
隱逆窺莽志不翅燭照數計而龜卜柰何舉天下之衆但知助

祭而貢符獻瑞稱功頌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誇
談雷吼曾不敢一悞奔色而加安漢公加宰衡加九錫以遂其
姦噫奔以謙恭下士豺虎之不噬也漢臣不察為之傳其翼焉
則飛入宮擇人而食必至之理也由是不用寸兵尺鐵高步雍
容攝帝受禪宮中凌寡婦殿上逐嬰兒而火德灰矣紫色蠅聲
餘分閏位罪成惡孰亡秦不若劉氏子孫宗室載屬籍者十二
萬人無復齟齬向微劉崇翟羨建羨旗討奔孰為漢豪傑之侶
哉

孔光

胡寅

孔光以經學為帝師尊重無比綬不能如申屠嘉之推辱卻通
猶當明言於上勿令以倖臣僭鼎足卑朝廷辱宗廟則師道粗
舉矣今乃降躬賤禮如見所畏拜謁迎送不敢少忤光自苟賤
可也如大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已為身後之慮今見董賢有寵
又形媚悅之態先聖不云乎鄙夫患失無所不至又曰血氣既
衰戒之在得光何忽遺以及此耶傳稱其不希旨苟合不結黨
友豈其少而自強老而變節耶

龔君賓

司馬光

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誅以尊爵厚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
君賓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為辨
之者也可不大哀昔者紂為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

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耳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猶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殞其節而已况於王莽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詐偽而盜之又欲誣諉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耳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名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鞵何以異於犬羊之鞵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君宥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評 龔君死甚當董膏之譏非也

龔勝邠漢

尹起莘

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當是時莽賊竊柄篡勢已成從之則有失節之羞違之則有殺戮之禍二子在漢雖位非三公然亦食其祿矣扶顛持危無所用其力馱有從容引退庶幾保全臣節爾綱目書曰大夫龔勝邠漢罷歸者所以見二子之去非朝廷逐之乃二子自去也然則二子可謂有見幾之智潔身之美異乎孔光輩所爲矣

王莽

陳埴

莽拔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於是刻心勵行以

者其鄙禮賢下士以釣其名分布党與以承其意諂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恩忘上下之勢而人皆知有莽矣於是力爲險異之行以焜耀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浼焉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爲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丁傳也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冤一辭采邑而詣闕上書者以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當時唯恐莽之一日去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斗筭之才賈孺之智見曹之恩妾婦之行徒以軀委庸人籠絡小孺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乃掩竊大物豈非厄會然與

楊雄

班固

雄之自叙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卓騎將軍王音竒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

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唯
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
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
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
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歆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
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
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竒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
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
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
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

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
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二年
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
能傳于後世乎譚曰必傳碩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
遠親見楊子云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
之言兩篇溥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于五經自
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書文義至深而論不
詭於聖人若使遭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
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後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

不顯然篇籍俱存

楊雄

尹起莘元

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武王行大義平殘賊舉天下莫或非之伯夷叔齊乃獨奮然耻其所爲不食周粟而死楊雄在哀平間固嘗出仕於朝與重賢王莽輩比肩並列當莽篡國之後雄以前朝舊人不於此時亟引而退與龔勝薛方郭欽蔣翊諸賢並驅爭先乃復貪恋爵祿隱忍不去雖位非通顯然亦既立其朝而臣事之矣雄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况於稱荐功德與夫劇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病者固宜特筆深貶之也或者顧謂雄家業貧苟不仕莽朝何以自給豈知士君子當安於義命不當以苟活爲心誠使遁跡丘園饑餓而歿不辱其身所獲多矣

楊雄論

張元汴明

藝文志載劇秦美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楊雄上云爾按桓君山傳稱譚數從楊雄辨疑異今所著新論具在也然云雄作其泉賦一首始成憂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與史文不同漢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其泉宮雄從幸還奏賦風之李善其泉賦注連引而增其文曰乃卒然則漢書所載其泉已後訛舛寔多善豈非有證於新論耶子雲識古文奇字而思深湛法言太玄淵奧奇澁較其躰裁辭氣區別烏有所謂同功異曲者乎

谷子雲最稱筆札兩子雲同時谷稍後谷子雲者永也豈大家
續書采擷未精誤谷爲楊乎至於校書投閣之事亦殊可疑且
從閣自隕豈有生理既云位侍郎給事黃門又何爲官之拓落
不觀非聖之書何爲復作符命前後自相抵牾永始四年王商
秉政初不與丁傳同時課其生年雄卒丙辰未嘗得事哀帝下
至丁丑二十二年葬乃篡漢爲莽大夫校書投閣者果何人耶
雖然誤與誣未可必也稽康傳高士雄本與董仲舒同科康耻
事二姓者而肯以莽大夫爲高士乎劉知幾曰太玄深奧難以
探賾既絕窺踰故致譏謗子雲獨悲太玄之不遇耳假說託依
謗以厚誣雄法言比莽於阿衡者皆是也悲夫楊廷秀有言班

固經術不如揚雄則誣以阿莽嗟夫固豈必誣雄固書所叙與
典籍不合者衡條上之惜哉衡所條者不可見也雄書衡等以
爲經其必不使雄受誣明也惜哉衡所條不悉見也

評 惟考其生卒之時則子雲之誣可辨矣以子雲之賢而
有萬古不決之疑惜哉

楊子雲始末辯

焦竑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
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吠聲者當
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楊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
綱目書莽大夫恠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熹子

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徃徃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細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雖不躓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二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竒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未必在永

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其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其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寔豈不

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獨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奔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為游說一以為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非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評 焦之辨與張相類可為揚子雲雪耻

讀揚子

王世貞

余讀揚氏法言其稱則先哲畔道者寡矣顧其文割裂轂曲閤習澠忍剽襲之跡紛如也甚哉其有音字言之也聖人之於文也無意焉以達其所本有而不容秘耳故其辭淺言之而愈深也深言之而不秘也驟之而日星乎徐之而大羹玄酒哉乃其矩矱天就矣世之病揚氏以道也余之病揚氏以文也雖然文則又奚病焉

古今人物論第十三卷

甫中 鄭賢 元直 輯

東漢 光武

范燁 南宋

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
安靜解王莽之煩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
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其以
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故
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
單詞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言切諫而鍾離意亦規諷殷勤以
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光武

范 燁

炎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颺回二精霧塞人厭淫詐神思反德
光武定命靈貺自甄沉幾先物深畧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為群
長轂雷野高鋒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度劉庸代紛紜梁趙
三河未澄四閩重擾神旌乃顧迺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其道
靈慶既啟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光武

何去非 宋

師不必衆也而効命者克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勝古之人有
以衆而敗有以寡而勝者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光
武曹公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符堅以百萬而敗於八

千之謝玄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軍也然
有時而至於敗者驕吾所以必勝而以輕敵敗也提率數千以
當百萬之衆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奮吾所以必
敗而以致死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
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
貪之恃吾有以覆其驕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
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之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為數
千之弱者易能也連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之人人各効其命
而忘其為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奮而強則易懈故
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強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乘

於情則難率因易乘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就難率
之情而驅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必知其
所以勝任之多寡苟非所勝任雖多而累矣韓信以高祖之所
勝將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雖多而益辦也是以古之善將者
其用百萬如役一夫分數既定形名既飾卽制素明威賞素著
有術以用其鋒故也趙括一用趙人四十萬束手而就長平之
坑者敗於衆也王翦必用秦軍六十萬然後取勝於荊者辦於
多也漢高祖嘗一大用其軍矣劫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攻
楚也而項羽逡巡以三萬之銳起而覆之濰水爲之不流此將
逾其分而韓信之所憂也曹公之於兵也巧譎奇變離合出沒

其應無窮白首於兵未嘗不以少敵衆也卒喪赤壁之師而反
周瑜劉備之名者驕荊州之勝恃水陸之衆而敗於懈也方尋
邑百萬之衆以厭昆陽其視孤城之內外者皆枕上之肉耳然
而光武合數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奮身先
而搏之則其反視尋邑之衆者皆枕上之肉也是以勝之雖然
是役也人知其爲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爲能事也唯諸
將觀其生平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也皆竊怪之而不知光武爲
是勇怯者乃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夫怯於小敵者其真情
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蓋敵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勵勝之道
也敵大而勇勇而決決而奮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其真

情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
光武非特能以少敗衆也固又至於多而益辦也嗚呼光武之
於取天下者亦何者不出於真情之與權術歟顧人莫之測耳
始伯升之結賓喜士規以誅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
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自之不意
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絳衣大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
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豈一日之間耶然
於莽之世而爲伯升之所爲者蓋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
業爲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
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者爲難及也

評 論小敵怯大敵勇見高千古而氣雄萬夫

光武

章 懋明

漢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由是深信符命之說其惑甚矣爲史氏
者宜以正論裁之庶幾可以破萬世之疑矣夫何蔚宗之史也
歷叙光武生而神異以及春陵佳氣合南火之屬累數百言謂
其受命有符不然則無以乘龍而御天嗚呼是不幾於語怪也
耶夫人事邇天道遠舍人事而言符命非知道者也昔舜禹之
受命也以朝覲訟獄謳歌所歸湯武之受命也以後后来蘓八
百諸侯不期而會蓋卜諸人心而已安有所謂符哉王氏之暴
民心思漢久矣光武以仁厚之資濟英雄之志其行司隸也則

舉舊章而識者屬心其鎮河北也則除苛政而吏民喜悅又能
納鄧禹之策延覽群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若所爲其
興也勃焉雖無符命固將乘龍而御天也今皆不此之論而一
一歸之於符使天下後世皆廢人道之所當爲而倖覲於不可
知之天道也而可乎

評 光武之興以人心所屬非符命之故作史者舉此而遺
彼誠失之矣

光武

顧 充

慨自漢鼎移新卯金刀絕歷載三六天下螳動原野厭人之肉
川谷流人之血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矣文叔自謂劉秀當爲

天子而興兵白水發跡春陵御群虎以捕不道漢兵四會共工
是除欃槍旬始群凶靡餘而漢官威儀復見於今日是時麼曆
竊發私盜名字者不可勝數秀至河北除莽苛政親臨卒伍被
堅執銳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一時攀龍附鳳之輩鱗集麀至
以共煙死灰於復燃攻邯鄲而王卽授首命馮異而盆子歸降
擊銅馬而關西投死委吳漢而江淮悉平遣耿弇而張步躬款
征隴西而隗囂穴破攻巴蜀而公孫殞亡雪霜被而荆棘枯橫
網振而逆鱗掃而日月所照皆臣妾矣且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手不持珠玉之玩耳不聽鄭衛之音夢想賢士側席幽人物色
嚴光茅土卓茂閉王閔謝西域視大學巡狩太山戢弓矢而散

馬牛皇代之遐跡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故建武之政號爲止
戈之武東都之業炳炳麟麟勲兼在昔業侔西京惜馬援被讒
於意以而勲臣爵絕代宗識兆於河圖而侈志東封內寵溺愛
於麗華而嫡子迂位爲盛德之累雖爝火無傷於大明而微塵
纖埃非全鏡所宜有也

齊王纘

范燁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土
豈游俠下客之爲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
祀也及其舉發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赦岑
彭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
以蜂蠆爲戒豈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公孫述

范燁

昔趙佗自王番禺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
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爲漢吏無所憑資
徒以文俗自喜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
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慚魏侯
也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

隗囂

范燁

隗囂援旗糾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
孤立一隅介於大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區區兩郡以禦

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
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夫
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爲其議者或未聞焉若囂
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

隗囂

蘇轍

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
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関君臣
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
兵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
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群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
禍方擁兵自固爲六國之計謀臣去之豕一笑之而囂與王元
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背光武而不悔去
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恠也

鄧禹

范曄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贏糧徒步
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
山西之隙至使関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
其威損桐邑兵散宜陽梟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
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
不亦君子之爲乎

鄧禹

胡 寅

蕭王之至鄴也禹杖策追及從容畫策不如子房險難出奇不如陳平餉食補卒不如蕭何攻城畧地不如曹參總一將兵出關又爲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固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無貶辭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曰禹初見帝觀其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自李通耿弇賈復吳漢皆未之嘗言任使諸將各當其才此固高出諸將之上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是又非諸將所能及雖伊周之徒啓告其君者不過如此嗚呼光武之所深知而禹之所以自許者乎以此而圖形雲臺藏名太室爲東京元功真無愧矣

寇恂

范 曄

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惟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寇恂

丁 奉明

寇子翼爲漢元臣而始終保全者有九善焉識光武而先歸之一也守河內而比蕭何二也聽董崇而避權寵三也斬賈逵而定潁川四也爲國家而屈賈復五也能使潁川之民感恩而借寇六也斬皇甫文以平高峻之亂七也所得秩俸厚施諸友故人及從吏士八也素好學修鄉校教生徒九也范曄於斯衆善

之中獨以屈賈復一事贊為夷齊之不念舊惡可謂知人也乎
耿弇

范燁

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勢則知高祖之廟勝弇決策河北定計
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剋拔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
豈不懷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而耿
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吳漢

范燁

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由質簡而疆
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
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為
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馮異岑彭賈復

范燁

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惟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
西方城以南兩將之功寔為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羨信
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克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
忌栢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灾豈非
慮自有明惑將斯數使之然乎

馮異克國

陳于陛明

為臣者無以有已也古之人建立功名同其處功異者此皆計
慮深遠急國家而樂盡人臣之道也夫人臣奮身而事上孰不

喁喁願效其尺寸然功立而安意居之則冒守盈之戒讓而不居則徇已以蒙其上顧所遇之時與其心何如耳心誠先國家而不私則時可讓也讓之而非沽名時可自言也言之而非好大以徼君寵吾于馮異充國之事有感焉異從光武行間累樹戰功每行賞衆爭陳勞勩異獨屏樹下人目爲大樹將軍蓋其不伐若此廼充國則不然宣帝時平羌歸也浩星賜勸其歸功兩將軍而不自言充國竟言之是二臣者何其識量相越哉今之言者曰功高不賞古所訓也異惟不伐故人莫與之爭高而不危貴而不溢保躬衛族之術也庶幾哉謙謙君子乎又曰極身不二慮盡公不顧私臣之誼也充國功若丘山何敢隱其情

而就推遜之名殆古所稱論大事不計小嫌者矣若然則異之能讓所以爲智充國之不欺所以爲節以能讓爲智是充國欲恣睢而競勝無所顧也以不欺爲節則異亦沾沾市直者耳要之二臣之時所遇不同迺其心皆先國家之急而後乎私者不可不察也高祖開基待功臣寡恩韓彭之慘志士扼腕而嘆憤久矣白水真人應符而起天下攀鱗附驥之士雲合霧集莫不欲垂名竹帛間智者角謀勇者角力孰肯逡巡自失者使異攘臂其間以功相競且將爲主上所忌有功而見忌則旣難不遠夫旣難非臣所宜避也其如國家負薄待功臣之名何此異之所大懼不獨爲保躬衛族計也宣帝在位先零爲患非一日上

詢在廷誰可將而充國曰亡踰老臣其志何決也及至金城圖
方畧爲九屯以困夷是時破羗強弩兩將軍並主言戰贊充國
議于中獨一魏相耳即宣帝亦不知二策者孰爲得也及先零
平定然後勝敗之形見而攻守之得失洞若觀火使充國復歸
功兩將軍不以自明則帝將曰吾向固疑之平羗之績白不白
非充國所慮也假令他日疆場事有類此者亟戰攻之士議論
曠沓其疇能定之故必欲直任金城之功而不敢避也充國之
爲漢莫蓋至深遠也當異破赤眉入長安時人有譖之者光武
詔曰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向非異真能不伐其
旤寧下楚梁二王哉故光武守射鈎巾車之約而不忘滹沱

萑之恩者非光武能然也異使之也漢自世宗大興邊釁海內
虛耗過半宣元之際戎旅寢息四夷亦稽首闕庭意者見充國
金城之效能修備附遠而言戰者無所容其喙和然則謂異爲
沽名充國爲好大以徼君寵可乎不可乎是故不伐以全漢恩
自言功以定國論其心先乎社稷而不私二臣所同也寧徂目
前之利而以過貽于君寧取尋常之名而以患投于國非二臣
所忍爲也至于當中興草創之時其功不得不退讓值衆論紛
紜之會其功不得不自明此又異之事難施于孝宣而充國之
言不可陳于建武者也大抵人臣處天下之事當撤拘攣之見
黜忌避之私自持其是不拘于迹如郭李治軍寬嚴異而皆能

與唐韓范籌邊戰守異而皆能服夏然則異與克國居功不同
其求利國家一而已矣嗟乎人臣事君亦在熟慮而圖之哉
評 二君遭時不同所以居功亦異要之無以有已之心則
一也二君千載有知已矣

馮異克國

劉曰寧明

人臣之義有益于國者則為之有益于國則讓功可也居功亦
可也不然則居功者為招寵為邀君讓功者為沽名為避禍二
者雖有間而要非人臣之義一也漢之興也高祖所與共逐鹿
於咸陽固陵之坂者非韓彭乎彼各為盡弓藏免死狗烹豈必皆
其君之過而挾震主之功乘之以上人之氣勇悍鷙鷙持此安

歸譬猶太阿不返其匣必缺與折而後無患勢使然也馮異
鱗南陽附翼昆原流離滹沱蕪婁之間厚德豈故鮮淺哉射鈎
檻車之情臣主兩不忘矣而一男子妄上書則嫌疑懼畏熱焉
交集向非明主降璽書親慰勞則雖父子君臣安得遽謂無他
也故大樹獨屏不敢稱功豈直持成保終之道宜然而吾一念
謙抑貶損之忠默有以感人主尊賢禮舊之誠矣使國無復費
鴟夷之賜功臣無復蹈菹醢之痛矣故吾謂馮異之不伐馮異
之所以益世祖也此易喻也論人者如以讓為是必以不讓為
非而又安知克國之言功不可以馮異論哉何者其露神爵承
熙紹洽之年非若地鳳更始雲擾霧滄之秋也囊于戈拔弓矢

一旦解而試于疆場之間非彼長鍛短劍攻伐未偃之勢也天子不習征伐之事在廷不諳竒正之術喜事者逞雄心于一劍而不顧異日之安危非若提兵奮起親角群雄而爲之君名王列侯皆握勝筭惟吾所用者也先零罕开稱亂境上非若四海鼎沸神器未定之際也而苟以是時輕率宣謀漫取凶器危事而嘗試之危矣故充國之始與宣帝度羗也輒曰無踰老臣斯以偃然無所顧遜矣又曰兵難遙度百聞不如一見則其視滿朝之議無所用之矣屯田之議先後蓋數往復焉而卒不少奪振旅而還此豈破羗強努之力而安用浩星賜之策爲哉凡浩星之說依回浮沉於世之言也此王先生所以教龔遂者也社

稷臣則不能矣彼其計天下之安危不啻若一身之毀譽計經國之遠猷不啻若保身之小節今吾羗已服矣國家已解嚴矣而吾所以不奉詔進討之意不可一日不白非白吾心所以明吾計之是也明吾計之是所以示天子講于三軍之政萬全之術而非可以苟且輕動爲也向也反覆論詰于萬里之外孰與今面陳可否之便而安得循循爲家人語哉不然則主上輕事喜功之心必不盡釋而吾老成持重之術必不盡授借有不測誰執其咎吾安得晏然而已也不然吾豈老羗而貪功爵爲骸骨榮哉惟充國之心如是故言功可也非邀君也非招寵也安得以馮異論也蓋人臣之義有益于國者則爲之而功有所不

可居者馮異是也。有益于國則爲之，而嫌有所不必避者，充國是也。馮異之爲國大，躰慮者深，故約已而愈卑。充國之爲國大，計謀者遠，故功成而不遜。然爲馮異易爲充國難，故人臣之道，富而不驕，高而不危，易冒可疑之迹，以進求利之忠，難無怪乎。借口馮異而不顧國家之計者衆也。嗚呼！人臣如是，即功蓋社稷，勲勩旂常，亦徇死背公流耳，而何貴于臣哉？又嘗因是而論之，馮異不伐，誠有功而不伐也。若充國言功，又無功之功也。夫發財官徵，武士出師，萬里獲甲，俘軍斯漢，之所以謂功而充國獨自完，且羌雖服，斯萬世之所謂無功也。而充國以爲功，老臣謀國，豈以赫赫有功爲已榮哉？有苗之師，三旬弗克，而虞帝不謂禹無功，且以不矜不伐爲禹敷贊之。古人千軍旅之事如此，嗟乎！斯盛世之所謂君臣也。

評 爲馮異易爲充國難千古確論

王霸

劉朝箴明

聖人言人不言天，自古創業之主固爲天所佑，而人謀居多。霸之詭言也，果能必冰之合，否世祖雖膺天眷，亦詎能必天之果祐我哉？蓋霸之所募者市人耳，欲且前阻水則勅敵，在後河水在前進而協力一戰，庶幾可以得生退而北走不支則亦河中之瘠耳，而是流之漸也。其能飛渡耶？衆之至是也，死果獲免耶？王霸之謀固淮陰之故智也，淮陰不背水則驅市人以戰，亦將

以帥予敵矣王霸不阻水則市中之所募者亦將為合條散豈肯為我干城腹心以濟一朝之難哉孫子曰能愚士之耳目王霸有焉故吾于水之合不為世祖幸而深為王霸與也

邳彤

范燁

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為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邳彤

蘇轍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以為不可若從此策豈徒空夫河北必更驚動二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則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後群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公曰請召高瓊已至乃言避狄為便公大驚以瓊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為安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意北征瓊之言大略似邳彤皆一時雄傑也

卓茂

范燁

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虺呼者連嚮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卓茂断断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於是韞憤歸道之宿越閔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隣於恕率斯道也恕悔曷其至乎

臧宮

范燁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綬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為群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群帥鼓其餘壯斯誠

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劔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比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立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圖忍傷黥王之陳乎

竇融

范燁

竇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邀功趨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班彪

范燁

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締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鮑永

范燁

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豈苟進之說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槩也

馮衍

范燁

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難而遺行其大畧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娶譽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妬情易而怨羨情難光武雖得之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阻於來情嗚呼

來歙

范燁

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而羨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宋弘

范燁

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節哉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

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閔睢之風乎

宋弘

劉朝箴明

言者心之聲微者著之漸貴易爻富易妻光武雖則為公主謀昏而本心已發露于此兩言矣宋公之對雖所以却昏實所以防微杜漸而破帝之膏盲也卒之寵陰廢郭前言蓋左券乎故子陵嘗與帝同學本心窺矚之素諒今日知遇未必猶貧賤之時也羊裘不屈得無意哉於乎糟糠之妻既已下堂則貧賤之交亦可以忘子陵其知幾矣

評 觀後日郭后事弘亦似有意者刺骨之論

祭彤

范燁

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且監守偏海政移獮俗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卧鼓邊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貴之故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敝也

郭伋

丁奉

郭細侯初事世祖為尚書令數納忠諫爭是誠直臣也出守中山次守漁陽又次守潁川又次守并州皆安民戢盜累奏厥功是誠良牧也乞骸骨而終年八十六帝賜宅賜財以養其老賜

冢賜帛以榮其葬此亦君臣一奇遇也

馬援

范曄

馬援騰聲二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諛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伏波將軍碑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邛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臣伏雖稍通置吏後復為夷邛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二反嶺南震動六十八縣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力方閉玉門關以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

馬援

胡寅

梁松坐馬援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何慮之不精也且援請營壺頭耿舒請從支道兩事俱上帝從援議尋復聽舒咎援失利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屢失事宜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困耶不然有臣如援而不保終其為君德之累豈小小哉

馬援征五溪論

李廷機明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為漢家勲矣五溪之後復自請行
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談者壯之吾以為援之不能抑其勝心也
夫人惟其無長也有所自多其長則必跛焉而思展人惟其無
勇也有所自負其勇則必躍焉而思奮人惟其無計也有所自
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存於胸中故其
遇事常喜其見功常慕至於長已展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
其跛焉躍焉炫焉之思猶時動而不能自己蓋勝心之難抑也
如是夫援自奉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真則留侯之識也指畫隴
右虜在目則淮陰之筭也西鋤先零北出塞漠南平交趾則

樓船貳師之畧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曾不以此時守威定功解
鞍釋甲脩高密之內行效膠東之養重猶然衽金車之危樂汗
馬之疲且非有根本之憂要害之梗也蠢然小醜偏裨可定而
不勝其趨趨訥訥之意羸糧躍馬惟恐後時不亦僂乎且是時
帝久苦兵間厭銜枚之事脩儒雅之業慨然嘉與功臣列侯共
饗太平之福蓋不欲以鞍馬煩之久矣援之請行帝憫其老未
之許也援顧急欲自試何哉蓋自古智能猛悍之士往往急於
自暴其技以求銜鬻彼其志固欲登壇仗鉞執馘獻俘有奇策
材力之譽下之亦思執殳荷戈願得一障而乘之故廉將軍老
矣猶思用趙人王剪以老而為秦強起伐荆李廣自束髮從征

數竒其從大將軍出塞也請獨當匈奴趙充國先零之行自請
曰無踰於老臣者矣蓋其銳心猛氣至於老而不休功成而不
倦聞烽舉燧燔則超距而作攘臂而譟蓋自昔然矣豈獨伏波
將軍哉吾之所惜於伏波者喜馳驟之功而忽止足之戒樂躡
蹠之名而闇歛藏之義壯馬革之志而棄明哲之圖迹其事若
有所便於邊徼而將以自封者故梁松之口得行而意以之謗
不免主眷不終城西臺葬援固有以召之也夫馬力竭矣而御
者猶求焉不已此東野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去揚葉百步而射
百發百中矣而不以善息至於氣力倦弓撥矢鉤前功盡棄此
養由基之射客所爲欲教之者也今援之所處得無與求馬不

已不以善息者類乎是故君子惜之也大抵勝心難抑抑之在
乎養昔者周公缺斨破斧天下不以為好兵其詩曰周公東征
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太公有度秉鉞天下不以為喜
功其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二公皆以
暮年出制閫外然皆迫之而後應強之而後起及其罪人既得
則勿事銜枚會朝清明則載橐弓矢始終無勝心焉彼固養之
粹也紀渚子之養雞也三日猶虛憍而恃氣未也至於望之如
木鷄而後曰其德全矣若伏波將軍蓋猶有虛憍之氣焉必如
紀渚子之術則惟二公哉

評 抑勝心在於養有味乎其言之也而筆力高古跌宕更

自可喜

薛方逢胡嚴光周黨

范燁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避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胡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

周黨嚴光

湯賓尹明

漢光武應赤伏符起春陵不數載而噓炎劉燼甫膺大寶下明詔安車玄纁徵周黨嚴光詣闕下親紬萬乘以禮下之論者謂

兩處士直棗釣賤客耕野鄙人身處窮巷阨問未譚金版六韜之畧未親斬將搃旗之勞未豎攻城拓地之績倏加以徵聘惠以寵光使榮華殿陞立名當世豈被褐懷寶者耶抑以什巾襲燕石者耶且帝果以天下厚故交如用南陽人之過計耶噫此光武所爲提綱挈領首躅大計而藉此兩人以磨礪一世之氣節而培植百年之命脉也蓋上表也下影也上聲也下響也表正則影隨聲出則響應上鼓則下答不錙銖爽也故人心何常聽上陶甄耳風俗何常聽上轉移耳西漢不愛高爵厚祿以鄉羶豪傑故士皆駑尊顯而委蛇變化陰陽人主以保寵榮甚且偽符命誦功德羽翼獠獍而不羞波流風靡罔克樹立不振刷

挽回之安所底止光武愬焉謂國家隆替其竅繫屬世風而世風汚隆其樞鍵又屬上人所好尚徒整飭頽靡而漫無所旌異徒晉陳功見能輩與剖符析主則天下亦重重爭陳功見能以微知遇而欲冀砥礪名號蟬翼富貴者道何繇道何繇為是下蒲輪之聘搜嚴穴之老降黃屋之尊禮不賓之士朝耕釣干草澤夕坐論於巖廊旦倚衡門而棲遲暮揖天子而抗志獨隆此兩處士哉又豈直以恩渥而私厚一布衣交哉將令都人士之待下風者懼然艷心蹶然企踵瞿然丕式而頽化獎恬退之操而鳧趨蠅逐者將捫心退矣顯脩姱之行而蒲伏瓦全者將屈首下矣褒高節獨行之士而俛仰遷移如脂如膏者將改絃易

轍以象上意旨矣竽先而衆樂和標植而衆足趨誠倡之也故竟東漢朝罔不希光影鶩襲其香像其羽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者纍纍起世不貴結綬金馬之庭而貴廁名道彖之儔不畏王朝鉗灼之憲綱而畏高賢月日之清議迨晚節末路雖幼后握鬯巨奸縮樞而左窺右覘不敢竊移神器譚者謂一系垂九鼎則烈士扶持之功而光武褒嘉節義之明效也第其重名之過不核中扃王良應對而姍於東海友人樊英就聘而壺山蒙其耻聲士率競詭激以博名高而顧厨俊及標榜成風扞文罔以醞釀黨錮之禍千載於邑則始末嘗不匡世振俗而後陵夷衰微也噫士期自振拔耳商俗披靡而伯夷之節不改晉室清

談而下子之忠自樹詎可卑論儕俗與世浮沉必待上之鼓舞而後輾然思奮哉至若身際熙朝又不必拘守局曲避地獨竄焉者彼無軌翼當世之實而長貧賤驕語富貴者又兩處士之羞也

評 文字雕華綴采不乏風趣有江左之餘風

嚴光 釣臺碑

梁 肅 唐

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光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

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為貴以臣傲君二者其笑於教與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時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位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道有會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于道焉

嚴光

范仲淹 宋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

人物記
蠱之上九象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評 曲盡君臣之美而文自高古

嚴光

胡寅

先君子有言曰創業垂統由堯舜光前烈之君待遇臣下其體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瓜牙介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

柔巽護裕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勵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世宗光武三君者內平四海外讐百蠻可謂英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暴秦強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能行於尋邑王郎而不行於嚴光周黨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當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難免於亂世之禍矣

評 贊光武能禮子陵則子陵之高處自見

嚴光

黃洪憲明

嚴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龍興南陽以物

色訪先生先生固自韜匿蒲輪三返乃始至至又弗屈帝不能下竟遂其志去釣桐江以老天下至今大光武之量高先生之風群然嗟異以為三代後所未有而不知先生之所以為心者固自有在也嗚呼先生豈苟為高而已哉夫士固為天下用耳懷抱利器枕棲山谷僅僅一身之圖而忘乎天下民物之待命於我此莊生所稱許由下隨務光者流也洗耳投淵識者方病其過而乃欲以享大名於來世其能乎使先生苟為高而已將與數子比行雖修不繫於大道即其才卓卓蓋一世奚稱焉吾固知先生非苟為高而已者也夫先生遠跡富春使車臨里門再三然後乃肯一來帝即日臨視引入共卧先生偃蹇橫足至

千星象帝之情有加矣念舊如帝先生卒去之且曰士固有志則又安知先生之不為高乎是不然先生之復侯霸書曰懷仁輔象天下悅夫仁義之道莫大乎安民濟世欲使天下胥悅亦非予子自私其身之事所能辦也先生豈固以無諸身者責君房哉彼其所志誠有在焉而帝則不能使之留也夫先生之從帝遊也自髫鬣之年矣帝之為人豈不甚知其遲滯于羊裘之隱也蓋有以藉帝之微矣詔命三下不得已乃至以察帝之視往昔何如而或庶幾乎有遇焉是先生意也逮夫夜榻之談諫諫之授先生之心殆必有艱然而悔來者矣何以知之方先生之始至也君房折柬招之帝不罪其癡語廼悔之曰此狂奴故

態暨夫寤語猶作咄咄聲其所施於賢者即位之昂司先生固不能一朝居也况二千石秩乎先生天下士固不計官資踈薄顧俛首為小官屈僕僕居君房輦下其何以堪之此先生所以去也而謂帝差強於往則先生所以去帝之心可測矣何者明者覩未然豈待著哉帝不久廢郭后易太子意必有幾微先見者而先生殆已覺之矣先生不去則廢后易子之事必廷爭之爭之而不得而後去則是世之所謂賢人者而已矣是故先生之來也蓋猶有望于帝焉其必去而不可挽也則帝固不能使之留爾不然先生視軒冕若浮雲而屑屑往來不憚煩如此豈其藉光寵以自炫如世之所以為隱者乎吾故曰先生非苟

為高者也而或者乃以光武不屈先生以為盛節夫新莽尚有薛方君如光武乃以容一綈袍之舊為盛節乎就公車詣闕下無所受事而虛文縟禮徒以煩太史之奏掌故之記此帝之無禮於故人非先生來意也特先生高雅至於晚年猶不却其諫議之祿以成帝之美故世未有能窺之者但勦其一時相遇之迹以為盛事而不知先生仁義之志不及一試余方為先生惜且為漢惜哉不然砥礪一生名高山斗廼其清風所被僅僅成東京之氣節而不適于用則亦何以為嚴先生故曰先生非苟為高者也嗚呼斯言也非先生之所欲言而或先生之所為心也

評 先生初欲就光武非苟為高也及光武待先生有許多未盡處故先生必去而帝不能留矣抑揚反覆足以發明先生心事

富春山

郭子章明

富春山古傳嚴子陵釣灘處也層峰疊翠啣在澤畔風霧時臨水波湧興真隱島真樂境首陽之盛槩若增而高渭濱之勝跡若覩而快故當斯時飄飄於葛巾藜杖以追乎湖山之蒲眼以即乎魚水之相親磐溪坐卧茂林棲眠者何可一二道也而孰與夫子陵爭光哉且味子陵之為人以想其志焉脫然於漢之爵祿藐然於漢之物色區區諫議何足驕穉我屢召屢不屈視

帝王若昔常朋而加足偃卧無異微時同寢席之歡也是故絕意功名洒情隱遯水之洋洋可以樂饑野之泄泄可以棲遲舍乎此則朝廷之矣邦國之矣處朝廷必憂其君處邦國必憂其民進而憂不若退而樂瀟洒風塵之表長為山林中之一居士魚蝦我侶麋鹿我友木石我居芻蕘者雉兔者與我嬉遊凡動植潛翔於大漢之乾坤內者皆我寄精神而娛耳目者也噫春風舞雩曾點志樂天矣冥鴻商陽四皓志夢雲矣富春山之志毋亦羽化而樂天夢雲者類乎長竿倚雲浮一綸垂江陰採藥飲芝殮風吸露而若磊磊泂泂天造地設適足以資隱者為高其志耳嗚呼昨夜客星犯御座明朝白雲葺隱家視卿相之富

貴不啻過眼飛霞也漢天子焉得繫之維之有客宿宿有客信
信乎嚴氏子陵不世出之翁其所由殆與王良輩異矣范文正
作嚴陵之祠堂記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其盡子陵之生平也夫其盡子陵之生平也夫

評 描出春山情境乃與范文正祠堂記並傳

嚴光

陵明汝

子陵非高士也子陵光武之罪人也非光武之故人也光武非
子陵之故人而子陵之君而赤帝子之中興孫也王莽即真乾
坤晝晦斯時有臣子心者日夕欲燃死灰幸光武應運而興收
復舊物彼蓋取高帝之天下還而歸之高帝之後人也子陵高

士乎長狷高帝之遺臣乎谷臣之役人也子陵自有
為計則雖莽不族劉不炎請與故人老布衣可乎當可為之時
遇有為之主而汶汶然以一竿一輪寄傲烟水是寔無能為之
具也無其具而不出此不過枯槁沉溺之徒何得為高士天生
仁聖賢人君子豈使之棲遲世外優游塵表已也謂光武求之
未誠則既物色者幾而中興天子之躬下夷一介聘莘以後寥
寥此風此猶不出則必為天子者將柰何而可安車之迎加足
之慢物色之徃羊裘之披帝負子陵耶子陵負帝耶帝不忘貧
賤之交而子陵竟違夙昔之好子陵自處亦薄甚矣故子陵非
光武之故人而光武之罪人也且漢之天下非自光武開之高

開之也又非自高帝開之天開之也天運未殄祖德猶烈苟
其子孫不癸不辛人臣有世世北面而况中興天子由此以言
子陵得罪於高帝又得罪於天寧獨光武之罪人也考之史傳
絕不道其冥冥之修又不紀其赫赫之列而獨以客星犯座一
事遂相侈說以為芳躅嗟乎偃蹇倨慢茲直草野狂態耳非真
懷仁輔義非真不阿意不承旨其所希者更出此耳彼以為愈
迫愈逃則清名歸我捐一時之厚遇賈千年之清名此又貪夫
之尤者自漢以來幾千年他為其所愚者不足道而窮理之儒
乃亦有以得聖人之清之名歸之者嗟夫是清名也胡為乎至
哉而何西山以後多聖人也惟小范為此言斯子陵之心事矣

乃曲為覆護者且曰方子陵與帝窮交時已逆窺其刻薄少恩
夫不任三公惡聞直諫皆即位以後之事子陵料既興之帝必
不以恩厚終獨不料未興之帝必不以窮交終乎夫帝王自有
真識者蚤見之子陵果見及此則昔也友誼今也君臣翊我故
人光我故物而後歸我故鄉明良之稱當垂宇宙吾以謂即欲
求名而求名之計不出此而出彼亦何其愚且卑也若謂幾年
交情一旦執天澤之分吾不屑為則相武攝成古人為之彼其
家庭骨肉之間視布衣硯席之舊當更有親昵者曾以此少有
避諱哉率天下人而為果為抗為矯激皆子陵作俑高子陵者
崇之也其薄夫之行襲狂夫之迹匿貪夫之心以竊高士之名

于天下故吾謂此一舉也上欺其君中欺其故人下欺將來之
淺儒是則子陵之所以為高士者而已雖然希聲逐利之輩當
不得揣跡於富春山前矣吾懼天下後世有好為果為抗為矯
激者踟躕躑躅於烟水茫茫之鄉也故誅子陵以謝光武

評 意獨高奇詞或已甚

釣臺賦

宗 臣 明

恭承帝命以南邁兮弭吾節於富春儵微霜之殞百草兮何芳
杜猶菲菲其襲人睇嚴陵之舊里兮釣臺鬱而嶙峋屯飄風其
相薄兮吹石瀨之礚礚宿莽搖落而變衰兮余又安得問夫白
蘋余又慄椒醕而噉臆兮蹇吾馬之逡巡而不前豈以沉淪之

不得以揖高士而執鞭惟炎德之中天而興兮紛衆
芳之雜糅以比肩何佳人之奄姦以抗衡兮乃獨抱孤貞而自
全來寃黼黻之玄以章兮蓀獨愛夫羊裘炎鴻鵠之翱翔兮聊
寄吾跡於汀洲昔傅巖之版築兮武丁肖形以資厥猷非能之
協帝夢兮渭叟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抒悃兮羌獨偃蹇而
夷猶故人之不忘舊歡兮情彷彿而至乎帝庭何帝腹遽以足
加兮太史奏之客星咄咄子陵之不肯為理兮帝何獨惜夫沉
冥蓀何高蹈而不顧兮乃長揖以謝夫天子朝發軔於漢宮夕
稅駕於江止有君如此其忍負兮蓀 豈忘覩夫厥旨痛韓彭
之竟以烹醢兮勃何辜而卒不免乎羨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

以善終兮是用私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回翔而不肯下兮豈
網羅之所能施使蛟龍可得而常服兮又何以卑牛馬而下之
睇江河之趨下兮喟高風日逝而不可追撫故迹而連蜷兮悵
吾生之獨後時往昔既已不可復兮冀來者之猶可為委余佩
之陸離兮掛吾冠於南斗之墟擘長虹以為衣兮拾青露以為
琚托微忱於浮雲兮搯其攬瑤華而遲予望美人而不見兮羌
獨立以踟躕亂曰維江有蘭美人植兮白雲茫茫歸何晏兮平
楚落酒然青楓兮獨來乎山中吾與汝嬉以遊兮

評 多感慨

朱浮

范 燁

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
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故魯子曰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吏
事亦以課覈三公其文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
任職責過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朱浮議諷苛察欲
速之弊然矣馬得長者之言哉

鄭玄

范 燁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
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
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

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桓榮

范燁

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以取爵位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興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爲己乎

桓榮

沈灌明

士之所貴乎學者豈徒取榮名規厚利已哉爲名與利而學其爲己也陋矣桓榮陳車馬印綬以示諸生而自誇其稽古之力夫榮旣以車馬印綬爲足誇而示諸生子弟爲子弟者亦皆以車馬印綬爲足誇而覬諸朝廷則爲己之風息稽古之志荒矣率天下而禍夫學必榮之言也東漢承大亂之後制度草創孝明褊急而苛察當是時豈無一敘政可更失德可言者乎榮爲五更則憲老乞言茲其會也榮上之能匡格君心裨益化理爲申公力行之規則可次之能敷陳時弊獻替可否爲賈誼治安之疏則可下之能鋪張駿烈潤色鴻猷爲鄭玄桃袷之儔公帶明堂之圖楊馬讚述之體則可又不然議不合而去爲王吉之請老時不可而退爲嚴光之高蹈是亦稽古者之所安也數者

無一焉而訛訛車馬印綬為哉

評 車馬印綬之誇桓榮誠陋矣議論氣格自高

張堪廉范

范 燁

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若夫高祖之召栾布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以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廉范

丘 濬明

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而興五袴之謠此特宦業之常爾其平生懿行人所難及者有三焉年

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棺同溺水得救僅免一也為鄧融之功曹融被獄范變姓名為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葬融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誅莫敢視者范獨往斂之至觸顯宗之怒而扣辯以免三也噫范之孝義可謂其愚不可及矣但依托竇憲得無愧哉

評 廉君三不可及藉此為之表見

